

武宗逸史

(明)齐东野人 著



第一章 娇佳丽偏能惑主 痴君王病入膏肓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至明武宗继位，金銮殿上已换了十位皇帝。然而，自永乐皇帝以后的继承者均缺乏强烈的个性和军事政治才能。他们越来越受朝内朋党特别是太监的影响，后者的权力与日俱增。外表看来，明王朝声威不减当年，因其简练精悍的管理机构，组织得相当有效，所以，尽管中央权力在削弱，整体机构却能照常运转，长期不受干扰。

话说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身后只有一根独苗朱厚照。明代孝宗以前的三朝所立皇储皆非嫡出，而明武宗却是孝宗嫡生的儿子。说到这个嫡出的儿子，也有一段烦心事。

明孝宗虽无大才大德，却也是个守成的皇帝，他生活上比较俭点，只娶了张皇后一人，两个人也算得上是恩爱夫妻，广选嫔妃充实后宫之事，在孝宗一朝没有实行过。

明武宗的母亲张皇后一夜梦见白龙入腹，就把此事告诉了孝宗。孝宗大喜认为是有子的吉兆。及至生下朱厚照，孝宗见儿子生得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举止非常，很是宠爱，两岁就册立为皇太子。可是偏偏有人散布谣言，说皇太子并非张皇后所生，而是周太子宫中的一个叫郑金莲的宫女所生，被张皇后暗中抱去，充为己生。皇家岂容此等谣言传播。孝宗命刑部鞠治散布谣言者。刑部遵旨行事，抓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人便是郑金莲的父亲。其他人均被处斩，唯独郑金莲的父亲得免。于是，朝野之中窃议不息。

朱厚照生母究竟是谁？孝宗也搞不清楚。对张皇后产子，孝宗也很疑惑。初婚以及后来很长时间的宠幸，皇后并没有为他生下一瓜半枣。怀孕之后，便不许他再近身。而与郑宫女的事情，却使他终生难以忘怀。

从成年之后，他一直是非礼勿视，非礼勿闻，宫中没有嫔妃。先帝留下的年老妃嫔，全是与之隔绝的。“不见不欲，其心不乱”，他所能见到的宫眷，只有皇后一人。那日，周太后派郑宫女给皇后这边送来八匹绸缎，婆媳二人商量着做几身新衣迎春。适逢皇后不在，告辞回宫的郑宫女在厅廊上遇见了孝宗。孝宗见这女人有宫中妇女少有的红润，胸部丰满，臀部宽大，突然便如着了魔一般。

郑宫女俯身请安，孝宗伸手把她扶起来，拉住了她肉乎乎的手，凝视。鬼使神差把她带到寝宫。皇后这几日正逢月事，皇上已经几天没有近身，如今怀中抱着一个丰腴无比的女人，孝宗激动不已，难以自制，就做出事来了。

这女子比皇后另有一种滋味，她丰满有力，不似皇后那般娇弱。他尝到了“偷”的滋味，他开始对女人感兴趣。

“难道只此一次，她便怀了身孕？”孝宗百思不得其解。

为平息谣言，不少人做了冤死鬼。孝宗为了维护皇家的名誉，用鲜血浇灭谣传，而在他的心中，皇太子究竟是谁所生，却成了一个谜，心中系着疙瘩。想去问张皇后，觉得不妥，又欲问郑金莲，更觉荒唐，心中好不苦恼，直到他身边的两个美人笑着逗他说：“陛下真是解糊涂扣儿，越解越糊涂。管他是张氏所生，还是郑氏所生，不都是陛下的儿子。”

孝宗坐在床边，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朕，荒唐，荒唐。”口中虽然如此之说，心中对张皇后的不满猜疑却并没有消除。

孝宗史称“中兴之令主”，登基之后，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政治形势也相对稳定。一生只娶张皇后一人，虽暗地里也有偷鸡摸狗的事情，却也算得上是生活上严有节制的。可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孝宗暗中也喜欢上了漂亮的女人，如久蓄的河流，一旦打开闸门，便一发不可收拾。孝宗的这种变化，被太监张福看到眼里，暗中报告了主子宁王朱宸濠。朱宸濠忍疼割爱把身边的两个美人，云儿和彩儿偷偷送给孝宗。这云儿和彩儿均年不过二十，巧于词令，能歌善舞，且颇具姝态：

或歌或舞或娇啼，
翠眉不举花颜低。
忽然一笑千万态，
见者十人八九迷。

孝宗一见此二人，便不忍丢手，日日与二美在寝宫中行乐。孝宗正当中年，精力旺盛，此二女又经专门调教，对男女之事早已熟识，且各有异术，弄得孝宗日醉夜迷。张皇后对孝宗迷恋二美，心中生妒却也无计可施，屡屡劝说孝宗，只是不听，弄得夫妻反目。张皇后眼不见，心不烦，心灰意懒，自居中宫，对皇上的事不闻不问。孝宗也乐得自由，纵情欢愉，少些约束。他对二美说：“朕活了半辈子，方解神仙的快乐。”孝宗这一放纵，便如脱缰的野马，再难收拾，眼见得未老先衰，还不肯罢手。

朱宸濠怎么会舍得把如此佳丽拱手送给孝宗？这其中自然有些道理。那朱宸濠本是太祖第十七子朱权的玄孙，承袭祖上的封号，亦为宁王，居于南昌。明朝孝宗以前的三朝，皇储皆非嫡出，也有宗室子孙继承皇位的，朱宸濠当然也有承继大位的希望。可偏偏孝宗半路上生了个儿子，杜绝了这份希望。朱宸濠岂能不恨。恰值明宫中的内线——宦官张福送出口信，那孝宗身子虚弱，却露出贪爱女色的真相，小太子也均属好色之徒。朱宸濠便动了心思，把身边的美人送给了皇上。

这两个美人均是被开导过的，朱宸濠为了谋篡皇位，忍疼割爱，又找来西域精通淫术的方士日夜与二美鬼混，授以房中之术和淫药。孝宗皇帝见了云儿、彩儿，碍于张皇后的面子，不好收她们为妃，就把她们留在身边做女婢。孝宗正当壮年，整日与年青貌美的女子在一起，哪有不出事的。这两个女子都是被调教出来的，手段非同一般。孝宗偷尝了禁果之后，那滋味使他心醉神迷。弄得身子骨很快虚弱下来。云儿给他服了春药，又使他顿觉精神焕发，日夜与二美在床第之间嬉戏，眼见得淘光了身子，不知不觉之间，病倒床榻，难以支撑。

皇帝病倒，太子入内侍疾。太子年方十四，丰神秀朗，透着一股机灵。他不爱

读书，专好骑马射箭，偷香窃玉。孝宗与张皇后对这个独苗苗，百般呵护。大臣们见太子荒于学业，便禀报皇上，孝宗便数次亲临翰林春坊查其学业。太子每次都很懂礼节，率春坊官僚迎入送出，显得规规矩矩。皇上有时考他一些问题，也能草草应对，混过去。太子靠着自己的小聪明，把孝宗哄骗得过，全然不知他底下都干什么。

孝宗为照顾儿子的起居生活，特派太监刘瑾随侍皇儿身边。刘瑾对太子的胡作非为，不仅不报，反而纵容他玩乐戏耍，成了他的保护伞。每次孝宗赴翰林春坊，早有刘瑾安排的小太监来报消息。一日，太子在青坊把太监当马骑，令刘瑾在一边把书章撒往空中，自己骑“马”挥舞树枝当剑，乱砍乱刺空中飘落的纸片，正玩得高兴，皇上驾到。太子慌乱之中，来不及伪装。孝宗进了春坊，见碎纸遍地，笔砚歪躺，太子尚骑在“马”上，旁有刘瑾随侍，不禁心中大怒，吆喝来人，痛打太子二十大板。那望哨的小太监去解手，回来时正见皇上发怒，一看不好，急趋中宫，告知张皇后。

太子跪在地上求饶，孝宗硬着心肠不理他。刘瑾求情，孝宗喝道：“大胆奴才，太子如此行径，你还替他辩解，一并拿下，痛打二十。”

孝宗正发怒，见张皇后凤辇来到。张皇后下辇请安。太子一见母亲来了，扑入张皇后怀中哭泣告饶。张皇后见儿子哭成了泪人，心中疼痛，对孝宗说：“念其初犯，就饶他这一次吧。”

“你问他，这是第一次吗？”

“儿皇以后再也不敢胡闹，请父皇宽恕儿臣。”

“你是一国之储君，如此荒唐，怎堪承继大统？”

“皇儿年少，来日方长，慢慢调教不迟。”张皇后不满地说。

孝宗见张皇后一味地护着太子，也不好闹得太僵，命太子日交习作一篇以为惩罚，起身回宫。皇上走后，张皇后又替儿子理妆抹泪，劝他用心学习经史子集，不要过分贪玩。太子点头应允。

事后，太子把那望哨的小太监找来，吓得那小太监跪在地上告饶。太子踢了他一脚道：“看在你叫来母后的份上，此次饶了你，如有下次，定把你乱棍打死！”

太子依然如旧。皇上与皇后的劝说训斥早已成了耳旁之风，流过去，再无踪影。太子虽不好学，却喜欢新鲜事，什么事都要问个明白。他身边的小太监都是些阉人，他就缠着刘瑾问阉人是怎么回事，还要太监脱了裤子给他看。

“有什么好看的，都是些废人。不似太子长大了，还要娶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刘瑾说。

“那为什么要把你们阉了呢？”太子问道。

“后宫是皇后及嫔妃的住地，显了防止出丑的。”

“什么事叫丑事？”

“男妇媾合。”

“这个我知道，就是男女交配，生孩子是吗？”

“是了。”

太子自小对性便有了了解，稍大之后，便欲一试。一次他去母后宫中玩耍，与婢女抢吃的，动作鲁莽了一些，以至触及柔软的一块肌肉。那婢女脸色顿时潮红，太

子更有一种特异的感受。自分府之后，宫中已不多见女人，身边尽是些太监。他便想到刘瑾告诉他男男女女媾合之事。

虽然只是浅浅一尝，但滋味无穷。太子见母后不在旁边，大着胆上前搂抱着那婢女，却不知如何下手，只是浑身乱摸。那婢女欲就欲离，太子只是不撒手，直到刘瑾慌慌地跑过来低声说：“皇后出来了。”他才撒手。

事后，刘瑾嘲笑他是只不会打鸣的小公鸡。太子不但不恼，又缠着刘瑾问那男男女女之事如何行法？刘瑾就给他找来一本图画，教他自己看。

太子聪明机灵，虽不用功，记忆却好，学过的东西，过目不忘，那些进进出出的讲官均能一一叫上名字来，多日不忘。私下里给他们都起了不少绰号，有“李歪嘴”、“大夜壶”、“小耗子”等等。表面上，太子对他们甚是尊敬，有人某天没来，太子必顾左右问道：“某先生今日安在？”心中却暗叫其绰号，甚是痛快。

讲官退出，太子张拱致敬，做出揖送状。待讲官走了，太子转身便跳上桌面，呼其绰号，扮其模样，维妙维肖。

孝宗身体越来越弱，一病不起。太子入内侍疾，见父皇昏昏地睡在床上，自己无事可做，便在屋内走来走去，象被锁在笼中的猴儿，一刻也安静不下来。及至看到了云儿和彩儿，他才静静地坐在床边，拿眼向她们膘来膘去。云儿、彩儿是何等人物，见太子丰神秀朗，早生爱慕，又见他一双眼睛只是绕着她们转，就看透了他的心思。云儿飘飘地走到床前，斜眼看了一下太子，伸出嫩葱似的秀手，在皇帝额头上探试，又把如花似玉的一张脸贴上去，似旁若无人。太子坐在床前，看着她的媚态，心思萌动，伸出脚去，故意踩住她的裙边。云儿朝他一笑，并不羞恼。太子顿时大起胆子，弯下身子，把手伸进她的裙子里摸了一下那双小脚。

太子摸了云儿的脚。云儿脸上飞红，低眉垂首，眼含秋波，羞答答地把脚抽回去。彩儿站在一旁窃笑不语。太子起身走出寝宫，站在门口，频频以目示意，云儿佯装不睬。太子又走进来，靠着云儿，从背后把头从侧面探向前去，轻轻地咬住她的耳垂。彩儿走上前来，轻声说道：“陛下病重，太子如此嬉戏，有失礼仪。”

“龙凤之戏，正是呈祥，祈祥免灾，何为不礼？”太子侧过头去对彩儿说。见她肌肤如凝脂，暗透桃花色，顺口说了一句：“姐姐多照待些，我与她少去一会儿，罢了，再来换你！”

“小小年纪，岂有啖大本事。”彩儿挑逗说。

“姐姐如若不信，待会儿便可领教。”太子拉着云儿走出寝室，直入偏殿。

云儿佯做娇羞之态，遮遮掩掩，太子替她宽衣解带心中想着那本画册上的招术，急急欲试。这不穿衣服的美人比那穿衣服的又美三分，太子熟练地把她放倒在地上。云儿本欲做出些没见过世面的少女状，可到了这种地步已按捺不住，……那太子毕竟年少，不能持久，不一会儿，云儿头倚于侧，两手贴伏，其软如绵。太子头项倚于云儿颈侧，浑身贴伏，亦软如绵。闭上双眼，感觉到那已丢之后，香魂欲去，好梦将来的滋味。

云儿笑着推了他一把，说道：“我腿也麻了。”太子睁开眼，见她双足尚在肩上，便轻轻放下来。云儿用帕子随便擦了擦，急忙穿好衣服，整理鬓妆。问道：“如何还不起身穿衣？”太子说：“等彩儿再来。”云儿知道太子还嫌不满足，就拿些话来故意挑逗他，还教太子几招采战术……然后云儿退出去。一会儿彩儿就进来了。递给

太子一个玉环。太子接过细细端详，见上面刻着双龙，龙的舌头相互盘绕，形成一个凸起的螺旋，龙屋处还有一个小孔，不知做何用途。彩儿只是笑，却不说话，为他悬上玉环，用白绸带缠腿束腰。这绸带与玉环均是用过春药的，太子用上了此种工具，果然不同以前，直到彩儿呼出声来，方才罢手。

自此，太子常常留在皇帝寝宫中过夜，在皇帝昏昏欲睡的另一个房间里，与二美轮流行乐。云儿、彩儿又把那许多方法教给他，太子耽迷于此，哪还管父亲的死活。

张皇后知道皇帝病重之后，心中有气，本来不想去看望他，那夫妻一场的情分却总也扯不断，弄得茶饭不思。那天，皇后终于来到皇帝的寝宫。一进门，只见两个荡妇，一个坐在皇帝一侧，半扶着孝宗，一个端着药碗，半跪在孝宗面前，几乎是脸贴脸的给他喂药，孝宗的手尚在另一个荡妇怀中。皇后见状，怒火中烧，转身出了寝宫。

一个多月以后，张皇后又一次来到皇上的寝宫，只见入寝宫侍疾的皇儿形销骨立，形容憔悴，心中很是悲伤。她还以为太子为了侍候父皇劳累过度以至于此。她把太子拉入怀中，抚摸着他的头说：“我儿真乃孝子。还是回东宫将养一阵再来侍候。你父皇之病已不是立刻能愈的，皇儿不要过分伤悲才是。”

太子也觉得近日似有些难以支撑，便点头允诺。由刘瑾接回东宫。

张皇后看看昏睡的皇帝，又向太医询问皇帝的病情。

太医支支唔唔地说：“皇上只是劳累过度，将养一些日子便会痊愈。”

张皇后看着站在一旁的二美说道：“这劳累过度怎么讲？皇上近日不理朝政，为何病情不见好转？”

“这个——，久劳伤身，也不是即刻就好的了的。娘娘放心，皇上他并无大碍。”

“何人在朕耳边说个不休？”皇上睁开眼，看到了张皇后，又把眼睛闭上。张皇后看着皇帝憔悴的模样，见他如此对待自己，心中又是疼又是恨，长叹一声，眼中含着泪水走出去。她本欲再次劝皇上节欲，可见他这付模样，心知劝也无用，空添烦恼，只好退出，临行之前狠狠地瞪了那二美一眼，那两个荡妇却偷偷笑了，皇后在寝宫又不好发怒，又不愿惹得人人皆知这种事情，只好强压怒火，苦水咽进肚里。

太监张福见孝宗父子果然中计，心中暗自欢喜，便把消息送给宁王爷。这张福原来本是宁王爷府中的一名家奴，识文断字，聪敏机灵，很得王爷的赏识。他十八岁上，王爷为他娶回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结婚八年为他生下二子一女。那是女儿刚生下来不久的一天夜晚，王爷把他唤入内室，赐以酒宴。

“你尚在青年，便儿女两全，咱们干上一杯。”王爷说。

“小人人府十多年，多亏老王爷善待，没有一丝功劳，怎堪承如此大礼。”张福急忙站起来说，心中很是感激。

“你可曾想为我建功立业？”

“如能报主上之恩，小人万死不辞。”

“好！先来干了这一杯。”

烛光下，二人碰杯，一饮而尽。宁王阴沉下脸来，半晌说道：“我也算得上是明宗室，可区区王爷，又算得了什么？”

这宁王爷素有大志，暗中招兵买马，搜罗人才，以图大谋，这些张福耳闻眼见早已明了。可他一无才学，二无武功又能做得了什么？

“我想，宫中宦官很是要重用，如能得一亲信做为内线，大事可图。”

“宦官”，张福脑海中如闪电般地掠过一种想法，不禁浑身一颤。只听宁王爷缓缓地说：“不知你是否愿意入宫为宦？”

“宦官就是阉人。如果我要入宫，势必经过那去势的一关，去掉祖宗留给我的那件东西。怪不得王爷给我娶妻，又怪不得在我儿女双全的时候请我喝酒，这是他早就设计好的。”想到这儿，张福感到如入冰窖，浑身冰凉，上下牙禁不住磕出声音来。

朱宸濠见他如此情景，知他心中不愿，便说道：“你的妻室儿女继续住在王爷府中，我管保他们荣华富贵。不过，如若你心中不愿，此事也只好做罢。可惜啊，一座大好江山也不知落入谁人之手。”

张福虽然心中不那么情愿，可是等王爷提到他的妻室儿女，他心中便觉得一阵锥心的刺痛。“如今，他们已如王爷掌心的鸟儿，说叫死，便会死掉，说放飞，便可入云。再说，宁王爷毕竟待我不薄。大事若成，封官许爵也是为期不远的的事情。”想到此，他咬着牙点头说：“王爷不必多言，小人依允便是。只是，我的家人还请王爷多多照看。”

“那个自然。大事若成，我封你为中掌司礼监。”

张福揖首告退。回去告诉了妻子，妻子哭了一宿，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哭成了一对红桃。经过那撕心裂肺的疼痛，张福成了阉人。皮肉上的疼痛很快就过去了，而心灵上的创痛却自始至终伴随着他。他隐姓化名当了宦官，身子佝偻了，声音也变尖细了，最后终于进了皇宫，主管皇官洒扫。转眼间入宫已经十八年，眼巴巴地盼望着孝宗早死，另立新皇帝，却又偏偏生下了太子。他恨这个和他一无仇二无怨的太子，也巴不得太子早死。二美人宫，先是弄病了孝宗，如今又弄得太子形销骨立，他心中如何不喜。太子如若能除，朝中必立新皇帝，到时候与宁王里应外合，拥兵入京都，不愁大业不成。

刘瑾把太子扶回东宫，心中知道他这是荒唐的毛病，便请来医生为太子调理，并设法转移他的兴趣，安排他看倡优杂剧、角觥戏，引导他擎鹰博兔，跑马击球。太子少年人秉性，自然被这些新鲜玩艺吸引，日日玩得酣畅，夜夜睡得香甜。没多少时日便康复如初。

这刘瑾如此对待太子，自有他的一番心思。刘瑾本是陕西兴平县人，原本姓淡。六岁那年被镇守太监刘顺收为义子，所以才改姓刘。刘顺后来把他给阉割了，带入宫中服役，刘瑾虽没人过学，却能言会道极是机灵。自小在皇宫中奔走，受宦官的熏陶，便学会了迎奉拍马，溜须钻营和见机行事的本领。宪宗朝，他掌管钟鼓司，负责出朝钟鼓和内乐诸事。这个司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地位最低下的，与其它衙门不能同列，所以又叫东衙门。在这个衙门内服务的宦官按内官制度不得他迁。刘瑾岂是肯久居人下之辈。他施展出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阳奉阴违、挑拨离间等本领，为自己的晋升创造条件。他的苦心没有白费，机会终于来了。

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孝宗立儿子朱厚照为太子，他见刘瑾奉事小心，谈古论今能言会道，便选他去伺候太子。太子是他实现野心的希望。太子是一艘船，只要这艘船不沉没，他便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他伺奉太子格外尽心，处处依从太子，既得到太子的欢心，也博得了孝宗的好感。可是这种好感并没有维持多久。大臣

刘健告了刘瑾一状,说他只会引太子游乐,不用功习学先典。孝宗因此数幸春坊看太子学业,太子虽机灵敏辩,所学确实不多。孝宗便把刘瑾斥责一通。刘瑾自然就恨上了刘健,暗中咬牙切齿,发誓必殛其尸。

刘瑾从老宦官口中听到不少关于太监王振的传说,心中对王振羡慕不已,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成为权倾朝野的太监。为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自然不愿意身边的太子成为一代明君。于是,他便由着太子的性子去玩,虽然得罪了皇上,却更进一步靠近了太子。

冬去春来,京城中积雪已融化,一片片的迎春花开是娇艳,芳草也顶破地皮,露出绿色的嫩芽。一个冬季缩在屋子里的人们,纷纷赶到野外踏青游玩,红男绿女处处可见。街市上,人来人往,小贩的叫卖声似比往日也要高亢,去掉了北风中的那种凄凉。人群中有一赤面汉子,一身粗布衣衫,穿着草鞋,绑着裹腿,戴着斗笠,背着一个包袱,风尘仆仆走进一字客栈。店小二忙赶过来招呼,殷勤地擦拭着桌面,一面问道:“客官吃点什么?”

“一壶茶,两碗肉,八只馍。”大汉瓮声瓮气地说。

“不要酒?”店小二有点疑惑地看着他。

“我从不喝酒。”

看这人的模样似红脸关公,膀大腰圆,一坛子酒也未必喝够,却说道不会喝酒,看他的衣衫打扮,量是个没钱的。店小二脸上露出鄙夷之色。那汉子浓眉紧锁,眼看着窗外,并没有注意店小二的脸色。他在等人,时辰已经快到了,他的目光急切地洒向户外,在人群中寻觅。看了一晌,又转过头来用粗瓷碗倒了一碗茶,咕咚咕咚几口喝光,用手背一抹嘴巴,抓起一个馒头,三口两口咽入肚内。八个馒头两碗肉,只一刻的功夫,便全吃进肚里。又手拍着桌子喊添茶。

“都第三壶了,不要钱是不是。”店小二心里咕嘟着,懒懒地给他续水。

“茶都没了颜色,换过再续。”大汉说。

“这水不要钱,茶可是要银子的。”店小二歪着头戏谑地说。

那大汉从包袱里掏出一锭银子。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说:“这,够不够?”

“够——够——够。”店小二看着那锭银子心说:“我他妈的又看走眼了。”一边高喊后灶另烧开水,泡上好茶,自己又为那大汉换上细瓷小茶碗。那大汉拦住说:“不必,还是粗瓷大碗好使。”两人正说着话儿,张福迈脚走了进来。店小二一见张福,忙笑脸相迎:“张公公多日不见,今日怎么得空来赴小店。”

“难得个好春日,也出来踏踏青。”张福说着,扫了一眼店中的客人,一眼瞅见那赤面汉子独坐上一桌,便走过去坐下来。“给我切一斤猪耳朵,包好。”

“是喽。”店小二忙着奔到后面去切猪耳朵。张福对那赤面汉子悄悄地说了一声“跟我走。”等店小二捧着猪耳朵出来,张福便身告辞,离开了客栈。那汉子也尾随离去,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跟在后面,三绕两转到了一个僻辟之处,那汉子紧跟几步走上前来。

“你就是杨尘?”张福问。

“正是。”

张福递给他一个包裹,说道:“今夜二更我在东门候你。”说罢,扬长而去。那包

猪耳朵也随手丢到路旁，随那野狗去抢食。

春天似乎给孝宗带来一丝生机，看着窗外明媚的春色，杨柳新绿，他想爬起来出去走走。云儿和彩儿便给他穿好衣服，一左一右扶着他来到户外。

多好的阳光啊，空气也格外清新，孝宗大口地呼吸了几口，突然又浑身哆嗦，头晕目眩，站立不稳。云儿和彩儿赶紧扶他回到床上。孝宗长叹一声，心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命人召刘健、谢迁等大臣入见。

刘健、谢迁等人进入寝宫，见皇上面目憔悴，肤色灰白，不禁泣下。

“众卿家不必伤悲，朕有事相托。太子年少，朕百年之后，还望众卿家鼎力扶佐。刘瑾此人，巧言辞令，似不可信，不如除去。”皇帝谈到这里，张了几次口，却说不出来，他吃力地做出手势，似是要大学士为他起草诏书，却又头一歪，昏了过去。云儿急唤太医入内抢救。众大臣面面相觑，只好退出。

谢迁说：“看陛下之意，似是要起草遗诏，托付太子于众大臣，除去刘瑾。我不若就此起草一份诏书，等陛下醒来，请他过目。”

“此事陛下并没明言，臣先等私下决定，似是不妥。还是待陛下醒来再说为好。”刘健说。

“虚拖时日，恐坏大事。”

“此事重大，谁又能做主。一旦陛下心中不是此意，岂不弄巧成拙。”刘健说罢，便先自离去。谢迁心想，事关重大是不能自作主张，叹口气，只好做罢。

那太医把皇上与大臣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他是刘瑾买通的耳目，这一番话很快就传到刘瑾耳中。刘瑾听罢，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觉得孝宗皇帝如卧在侧，片刻便能要他性命。夜里辗转反侧难以成寝。约四更天时，昏昏然做了一梦，梦见孝宗上朝，颁下诏书，立斩刘瑾。刘瑾哆嗦，武士们一拥而上，把他架出朝廷，直趋午门，他狂呼救命，怎奈那刀斧手横眉立目，挥刀使斩将下来，一颗头颅滴溜溜便落了地，投目望去，那刀斧手不是别人，却是刘健。心想此命休矣，长叹一声，悠悠醒来，已是东方破晓。太子正站在床前，一只手尚在推他。

“刘公公，起来。”太子说：“今日还要外出骑马打仗，如何至今未醒？”

刘瑾擦擦眼睛，一翻身跳下地，穿衣洗漱，草草用过早膳，便与侍卫一起拥着太子出了皇宫。一队人马行出京城，在郊外摆开战场。太子把随从分成两成队，一队由刘瑾率领扮做外族军队，一队由太子率领做大明军队，两队面面相向。太子扮作将军驰马上前高声喝道：“何处毛贼，胆敢侵入我大明江山。”那刘瑾本应扮作外族将军与太子对骂，可此时他哪有这番心情，不禁瞠目结舌，半晌没有回话。太子恼了，高叫道：“此番不算，另来。”于是再摆开阵形，又纵马驰上前来骂阵。刘瑾强打起精神说道：“刀枪之下方见分晓，何必傍嘴。”

于是两队人马混战起来。太子一马当先，挥舞木制宝剑厮杀，所向披靡，对刘瑾说道：“将军的军队，不堪一击，甚是无聊。”跳下马来，自去那芳草地上，呈八字躺下。刘瑾磕磕绊绊走过去坐在他身边。

太阳已近中午，晴空如洗，几朵白云随意地在无垠的天空中游荡。群山起伏，碧草相连，几队燕雀，从头顶上飞过。看着这明媚的春色，却牵动着刘瑾的满腹心事。

“刘公公今日就如掉了魂，玩打仗也没意思。”

“我是替陛下担忧，不知陛下龙体如何？”刘瑾说道。

刘瑾的话使太子想起那两个美人，多日不见，此时想起，觉得分外动心。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坐起来叫道：“启程回宫，我要去拜见皇上。”太子快步向马匹走去，那年青的身体在阳光下显得有些虚幻，刘瑾看着他的背影，露出阴险的笑容。

宁王朱宸濠给孝宗送上两个美人，要她们以色欲诱惑皇帝和太子，如果此计不成，便要她们听张福的命令，伺机下毒。那孝宗虽然病倒，但也没病死；太子虽然被诱惑，也没有丧命。张福趁洒扫之际已给二美传过暗号，却迟迟不见她们下手用毒。张福心中便不安起来。如若二美泄露机关，他张福的脑袋便要搬家，宁王的计划便会破产。越想越是不安，便把音信传到南昌，宁王接到信后，大骂二美荡妇，派出手下一名高手杨尘赴京。

杨尘换上衣服被张福领入宫中之后，便住在张福的房中。张福在太监中虽然职务不高，却也管着几十号人，自己住个单间。这几天，他出门之前总是把门锁上，晚上从膳房弄些吃的回房间，插上门，灭了灯，和杨尘叙话。他自己画了一幅皇宫草图，要杨尘白日熟悉默记。今日，他见到太子又入皇上寝室问疾，便觉得机会难得，早早就歇了班，匆匆回到住处，与杨尘策划杀皇上与太子之事。

“太子今日已入皇上寝宫，三更便可行事。”

“住了这几日，真把我闷坏了，终于盼来了机会。”

“此一去，一箭双雕，他父子二人立等绝命。事成之后，我在东门等你，记住，要干净利落，少些声息。寝宫中有双重侍卫，需不惊动他们才好。如若事败，迅速脱身，不然便来不及了。”

“如若二美也在一旁，如何处置？”

“一起干掉，以免留下后患。”

杨尘又穿上宦官的衣服，用了易容术，把赤面遮掩起来，匕首储于袖内，收拾停当，便上床盘腿打坐，专待三更之时。

太子入宫问病，刘瑾此次紧随身旁。太子瞧了他一眼，似有不满，可见他满脸悲哀之色，样子很是虔诚，也就不忍心撵他回去，就带着他进了皇帝寝宫。

皇上还和以往一样，时尔昏迷，时尔清醒，太子的心根本就不在父亲身上，体恤问候，也只是做做样子，一双眼睛不断地在二美身上瞟来瞟去。

云儿和彩儿见了太子，自然是心中喜悦非常。她们二人自入宫以来，除了和皇上游戏与床第之间，便是与太子私狎。和像太子这样的少年人做事，在她们还是第一次，均被其少年俊朗的相貌所吸引。太子的冲动、好胜在她们看来很是逗人。皇上一病数月，太子又好长时间不来，二美均是淫毒已深的女人，如何能忍受得了，眼巴巴地盼着太子，却还真把他盼来了，只是碍于刘瑾，三人不能做在一处。

天色逐渐黑了下來。太子在屋内走来走去。云儿彩儿已入偏室，临行前朝太子哀怨地看一眼，相继人去。太子心中的火气越来越烈，他真想高声喝斥，让刘瑾滚开。守在一旁的太医朝刘瑾使眼色。太子刚要张口斥骂，只听坐在旁边，一直持着皇上一只手的刘瑾说道：“太子可随意休息，有我在此替你守护皇上，你尽可放心。”

太医又朝太子挤着眼，打着手势。太子闻言，一腔怒火，化为满腔欢喜，见太医的模样，心知刘瑾已知道了他的秘密并不阻拦，还代行孝悌之礼，心中万分感激，便

走近刘瑾朝他拜了拜，匆匆入内。

太子一走，刘瑾便抬起头来，阴险的目光四处观望。太医见他目露杀机，心中便如揣着一只小鹿砰砰地跳个不停。皇上已经睡着了，气息如丝。那丝，似乎看得见，摸得着，只需用手轻轻一卡，细微的喘息之声便会消失。刘瑾盯着太医，盯得他浑身寒冷，不住地颤抖，他似乎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却又无力阻止。

“他，他，已没，没有多少时日可熬。”太医颤声说，似是皇上求情，又似乎是诅咒。

“他反正是要死了？”刘瑾一个字一顿地说。

“是，是的。”

“那么，不如让他现在就死。动手吧。”

“我，我不行，不敢。”

“那好，我就替你这件事做了。”刘瑾朝皇上伏下身去，把被子往上拉，罩住了皇上的脸，他似乎看到皇上此时突然睁开眼睛，惊诧地望着他，他扭过头去，用双手紧紧地捂住了被子。皇上在被下扭动，如一条旱地的泥鳅，可是他远没有泥鳅那样强的生命力，扭动了几下，便静静地躺在那里，空气中那细若游丝的喘息声消失了。刘瑾撒开手，太医吓得脸色惨白，张着嘴出气，慌慌地站起身来，就要向外走，却被刘瑾一把攥住拖了回来，硬按在凳子上坐好。刘瑾瞪着血红的眼睛，咬牙切齿地说：“皇上是自己断气的，是吧？”太医吓得说不出话来，只有使劲地点头。

太子入了侧室，见那二美早已躺在床上，掀开被子一看，赤裸两条美人鱼，皓体呈露，弱骨丰肌。太子扑上床来，两个时辰方才罢手。云儿唤来婢女，端来一盆热汤，为他们擦洗。婢女低眉垂目，似是不受诱惑，司空见惯。云儿、彩儿还好，只有那太子被婢女一擦弄，便又跳将起来，把个婢女按在那里，一盆热汤洒了一地。云儿、彩儿半倚在床上，笑着看他们做戏。那婢女羞得满面通红，行罢事，急急起身穿好衣服便要退下去，却被太子拉住了手，说道：“何必急急而去，如今你也是我的了。”就把她拖上床，四个人在床上说笑打闹。太子突然灵机一动说：“咱们都轮流做太子如何？”

“怎么个做法？”彩儿问。

“除了扮太子的，其他的人都扮作太子的小妾。”

“男扮女装？”云儿说。

“女扮男装。”太子答。

四人又大笑。云儿朝大家摆手，示意小声些。于是，先由彩儿扮太子，头戴束发冠，身穿紫龙袍，腰束玉带。太子身穿裙服，把头披散在肩上。彩儿腰肢似柳，气味如兰，颜色如花，这么一打扮，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又娇又俊。太子迈大步走上前去，把她抱住，便要亲嘴，却被彩儿玉手拦住：“看你，秀发披肩，却大步如权，哪有半点女子气味。我现在是太子，你是彩儿，该我亲你才是。”

太子佯装扭妮之态，却掩不住那股野性，惹得彩儿云儿和那婢女笑弯了腰。

三更鼓响。一条黑影如飞箭一般直奔寝宫而来。宫门口的侍卫持枪带刀，走过来，步过去。杨尘在黑暗的掩护下，几步跳上台阶，抽出匕首，便去撬窗，刚撬了一半，侍卫又走了过来，杨尘飞身跳下台阶，蹲在黑影里。如是者三，窗户被撬开了，探头向里一看，昏暗暗的厅廊中没有一人。便翻跃进去，用帷帘半遮住身子。

忽听得耳边传来说笑声，他循声走去，用匕首把那房门撬开一道缝，向里面观望，只见太子背对他站着，正与身边的三个女子嬉戏，心中说道：“此次你死定了。”他一脚把门踹开，朝着太子的头部，发出一镖。这一镖他用了十成的力量。镖带着忽哨之声直射太子头部，量他是铁头铜头，也会被打个窟窿。太子应声倒地，三个女人被猝发之事惊呆了，愣在当地。扬尘正欲奔上前去，刺杀云儿、彩儿，却听得室外一片嘈杂，夹着哭泣之声，慌乱的脚步声直奔这边而来，心中叫道：“不好。”急忙退身，藏入帷后，待跌跌撞撞的刘瑾进了侧室，便推开窗户，飞身而出，消失在漆黑的月色之中。

刘瑾奔入侧室，跪下呼道：“皇上驾崩啦”——周围却没有人应声，他抬起头来，只见太子满头是血倒在地上，便哇哇乱叫，跪扑过去。

第二章 开经筵少主戏臣 正朝纲群臣逐虎

话说刘瑾抱着太子的尸体，心中尽恹惶。皇上驾崩，太子又死，那朝中大臣天明得知此事，可如何是好？正思前想后，只听得彩儿尖叫一声“姐姐——”便扑了上来。刘瑾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眼看着这女人抚尸痛哭，仔细看看怀中的太子，方觉得有异，抬起头来，却正与一女子四目相对。那女子长发披肩，身上穿着女式衣裙，脸上抹着脂粉，仔细端详，这不是太子又是何人？刘瑾心中又急又气，站起身来说道：“皇上驾崩，太子为何如此妆束”还不快快更衣。”太子这才清醒过来，见云儿头破血流奄奄一息，心中一酸，掉下几滴泪来。

再说杨尘直奔皇宫东门，远远看到张福早已站在那里。

“太子已被我飞镖打中头部，再也活不得了。宫中突然混乱四起，我来不及下手杀皇帝和那两个淫妇。”

“好，天快亮了，你速速出宫，等我的消息。”

杨尘把身上套的宦官衣服脱下来交给张福，飞身跃上墙顶，向下一看四下无人，东门的侍卫只是呆呆地把守大门，也没有巡逻队伍经过。轻轻一跳，出了皇宫，就地十八滚，滚出好远，趴在地上四下观望，没有人声，这才站起身，飞纵而去。

次日，并没有颁布皇上驾崩的消息。太子荒唐了一宿，又受了惊吓，身体不适，难以马上登基。刘瑾与马永成、张永等太监把持着消息，刘健、谢迁等太臣入宫问病，均被挡在宫外。刘健似乎感到有些异样，却也不能说出那最不吉利的話，众臣相对无言，默默地退下去。

东宫，皇太子昏睡一天，又服食了燕窝红枣等补品，精神顿觉清朗。这时想起父皇驾崩之事，伏在床上大哭起来。

“太子节哀，这朝廷还需陛下承继。”刘瑾在一旁劝导。

承继大统，治理国事，这对于十五岁的朱厚照来说，犹如天空中遥远的星河，一片模糊不清，他瞪着双眼，梦呓般地说道：“治国安邦？”

“是啊，太子就要承继皇位了。”刘瑾脸上透出喜色。

弘治十八年四月，太子朱厚照依制继承皇位，是为武宗，次年，改元正德，行大婚礼。册制，选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长女册为后，随遣礼部上册妃仪，册沈氏为贤妃，吴氏为德妃。

朱宸濠在南昌得到孝宗去世的消息正准备发兵北上，争夺帝位，却传来武宗登基的消息，心中万分惶恐震怒。把杨尘召进来，痛斥道：“你不是说太子已死，怎么又出来个太子，难道会有两个太子不成？”

“那太子明明被我打得头破血流当场毙命；如何得以再生？”

“你不要再狡辩了！分明是你无能，拿些谎话来骗我。”

“小人对王爷一片忠心，岂能把如此大事当作儿戏。”

“如此说来，是他们又弄了个假太子不成？好，这样我出兵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两人正谈着话，一位家奴敲门进来，递过一份书信，宁王接过来一看，正是张福手迹，便急急打开阅读。读罢，一声低吼，拳头擂在桌面上。

“宫中有何消息？”杨尘低声问道。

“你自己去看。”王爷把信往桌上一丢，坐下来，呼呼地喘息。

杨尘看罢信，知道自己杀错了人，心中万分恼怒，拔脚就向外走。

“哪里去？”王爷喊道。

“再入皇宫！”

“如今那太子受了惊吓，增加了侍卫，晚上又有武士守卫在寝榻之旁，你如何能得手。”

“小人拼着一条性命，不是我活，便是他死！”

“匹夫之勇。眼下朝中正暗中捉拿刺客，你再次入京，无非是自投罗网，打草惊蛇。此事还是从长计议吧。”

宁王把暗中调来的部队又发遣回去，命杨尘网罗天下武林高手，伺机行事。

彩儿自从皇帝驾崩之后，就被送往掖廷。武宗虽把她留在宫中，却也很少召她侍寝。彩儿对答应宁王爷入宫诱惑孝家之事，已有悔意。她心里很清楚，云儿定是被宁王派来的刺客所杀。她对宁王已有痛恨之心，却不敢对武宗说明实情。一旦武宗知道实情，她的下场如何？她不敢去想。自与云儿入宫以来，倍受到皇帝父子的宠爱，如果孝宗不死，她们还可以享受那安逸欢愉的时光，或许可以对他说出宁王的企图和阴谋。如果那样，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事，彩儿与云儿私下里商议无数遍却没有答案。那天，云儿在烛台旁发现了那个红色的标记，这是催她们下手毒死皇帝和太子的暗号。毒药就在身边，只需用指甲挑一点，人不知鬼不觉地洒在酒中或茶里，一条性命顷刻之间便会化为鬼魂。云儿和彩儿那天都带上了毒药，可是谁也没有下手。孝宗父子与她们无怨无仇，只有恩爱。谁肯忍心毒死疼爱自己的人？况且，那番恋倦，那种消魂，又如何勾起一片杀机？宁王爷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的春药浸淫了二美的身子而这种贪图肉体享乐的女子又如何肯下手毒死疼爱自己的男人？

如今，彩儿一个人独居在掖廷中的一个小房间里，这屋子与寝宫相比犹如监牢，整日无人谈话，也无人相戏，眼巴巴地望着日头从东面升起，又从西边落下，分分秒秒地熬时日。

武宗继任后，临朝理政，按朝中旧制，皇帝每天要几次视朝，听取各部、府及文武大臣们的奏事，亲自审批有关政治、军事、司法、财政、教育等方面的奏章。这一切，对于贪玩的武宗来说，不仅不熟悉，不习惯，简直是枯燥无聊透顶。他虽坐在龙椅上，却并没有意识到皇帝的责任重大，他受不了这种约束，总想从这繁重的国事中摆脱出来，继续四处寻欢作乐。

一天临朝罢，回到后宫，武宗伸个懒腰，对刘瑾说：“昔日有父皇约束，今日有朝政约束，当皇帝远不如做太子呢。本想当了皇帝没人约束，可以纵情玩乐，哪知如

此繁琐。”

“皇上是至高无上的，你想做什么，尽可做，没有人能管得了你。”

“朝中那些大臣均是受托于父皇，左也不是，右也不成，哪能由得了我。”

“他们是臣，而陛下是君，自古道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哪有君受制于臣之理。”

武宗闻说大喜。即刻就要刘瑾为他在宫中设宴，安排宫女歌舞。

夜，皇宫中鼓乐喧天，刘瑾、张永等人陪同武宗喝酒观舞。一队女子头戴云髻髻，身穿红罗生色绰子，系着晕裙，如一群美丽的仙女，荡着轻舟在水上漫游，一边采摘莲花，一边欣赏人间美景。忽又手握莲花，驾着彩鸾飞回天宫。

武宗左手持觥，侧头问道：“这叫什么舞？”

“采莲舞”刘瑾说：“是宋代宫廷的乐舞。”

“还可以，不过我听说唐代有霓裳羽衣舞，不知是什么模样，唐代的妇人喜穿露胸的衣服，这种舞一定很好看。”

“闻说此舞美妙不可言，自宋代已经失传，今日已见不到了。”

“不行，我要看霓裳羽衣舞，你快去布置。”

刘瑾面呈难色，却也不得不照办。乐工们不会奏霓裳羽衣曲，女伶们也不会跳这个舞，刘瑾说：“就把那些舞曲穿插着演奏，跳舞的便把那些动作混合起来跳，不也是仙女下凡之类的吗，大同小异。”

一个女子道：“先前跟师傅也学过这种舞蹈，只是未曾熟练。”

“那最好不过了，稍稍演习一下，皇上急着要看这个舞。”

乐工们便把各种曲调乱凑起来，一女子梳九骑仙髻，穿孔雀翠衣，佩七宝璎珞，旋转着入场，轻柔娇美，如花如云。武宗高声叫道：“好！”看得目不转睛。刘瑾捂住嘴，偷偷发笑。旁边张永提了提他衣衫说：“刘公公如此能耐，顷刻之间便编排好如此有名的歌舞？”

“哪里，哪里，想必张公公已看出端倪，还是不说破为好。”

那女伶可谓舞中高手，将罢舞时如跳珠撼玉，快速激烈，然后嘎然而止，如鸾凤收翅。武宗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女伶，全场静寂无声。乐工手中捏着一把汗，生怕皇上会怪罪下来。却听武宗又叫了一声好，举着觥站起来说：“我要敬这女子一觥。”那女伶婷婷袅袅地走过来，伸出双手接觥，武宗却捧着她的双手不放，那女子朝武宗娇媚的一笑，露出白玉一般的牙齿。武宗拉着她坐到自己身边坐下，叫道：“奏乐。”

又乐起。又演上了健舞，抛球乐队舞，武宗均没有心思观看，只是与那女伶调情。三更已过，宫中的乐舞才停了下来，乐工们一个个打着哈欠被送出宫去，那女伶却被武宗留在宫中。张永临去时对刘瑾说：“刘公公的假贵妃，倒是做成了真。”二人相对大笑。

朝廷的一天是从早晨开始的。在京的文武百官，天明之前就要离开家前往参内。在天子处理正常政务的宫殿前，排列整齐，等待天子御驾。天子上朝后，百官端正仪容，进行朝衙仪式。仪式毕，文武百官列成一排，整齐地通过天子御座前退出。这是朝中非常重要的仪式。虽贵为天子，除非重病在身，否则再累再困也必须天明之前起床，端正威仪，接受百官朝拜。

天子上朝的时间,无论冬夏,均在五更三点,均是凌晨五点十分左右。住在京城中的文武百官无论冬夏,都要在凌晨四点多钟起床,整理仪容,赶去参内,不容许发生迟到之类的不名誉事情。所以,文武百官一般是在规定时间之前到达宫门前,在此时间里,他们聊天或互通消息。届时宫门打开,百官走进大殿的庭院,按官阶排列好,等待天子御驾。唐代张籍有诗描写百官上朝的辛苦情形说:

鼓声初运未闻鸡,
羸马街中路冻泥。
烛暗有时冲石柱,
雪深无处认沙堤。

.....

武宗荒唐了一夜,把早朝之事已忘了个干净。文武百官鸡未叫便起身,日未出就进朝,站到红日东升,也不见天子驾到。那些侍卫执役站的腰酸腿疼,早已失去威仪,便纵横坐卧,弃杖满地。文武百官也疲于久候,精神困倦。刘健早晨没用早膳此时已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靠谢迁搀扶着才勉强站稳。

“这算什么早朝,不如罢朝回去!”谢迁说。

“不可,不可,有失威仪。”刘瑾有气无力地说。

“威仪,”谢迁指了一下那些侍卫执役说:“如此威仪?我看这基业早晚会败在他手。”

“休得胡说,陛下年幼,我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才是。”

武宗纵情玩了一宿,日上三竿方才起床。刘瑾走进来问道:“陛下可曾宣布免朝?”

“朕不去,他们不就散了吗,还宣布什么免朝。”

“糟糕,那文武百官定是候在殿前。陛下还是快快洗漱,前去上朝为是。”

“真麻烦。”武宗心中不满,洗漱毕,用过膳,这才上朝。

那文武百官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出了皇帝,那些侍卫执役慌忙站好。只见武宗懒懒地坐在殿打着哈欠,说道:“有事启奏,无事罢朝,”说着便要起身入内。

内阁大学士刘健走出一大步,说道:“臣有事启奏。”

“请吧。”武宗又回身坐下。

“为人君者,当以威仪服众,早朝乃严肃之仪式,不知陛下何故姗姗来迟?”

“这个——,朕稍有不适。”武宗没想到刘健当着满朝文武这么问自己,心中很是不快。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当以朝事为重,国事为重,勤政为德。”

“知道啦,退朝。”武宗不等刘健再说,宣布退朝,返身入内。

早朝数敷衍便散了,文武百官一瘸一拐垂头丧气走出皇宫。就是这样的早朝,武宗也懒得应付,经常找出各种借口,宣布免朝。最后连借口也不找了,只是免朝。

除了早朝,另一件叫武宗头疼的事情是讲授经史,治国之道的经筵日讲。那讲课的大学士,一个个以辅导成德为目的,诲人不倦,谈经论史,引古谈今,苦口婆心,